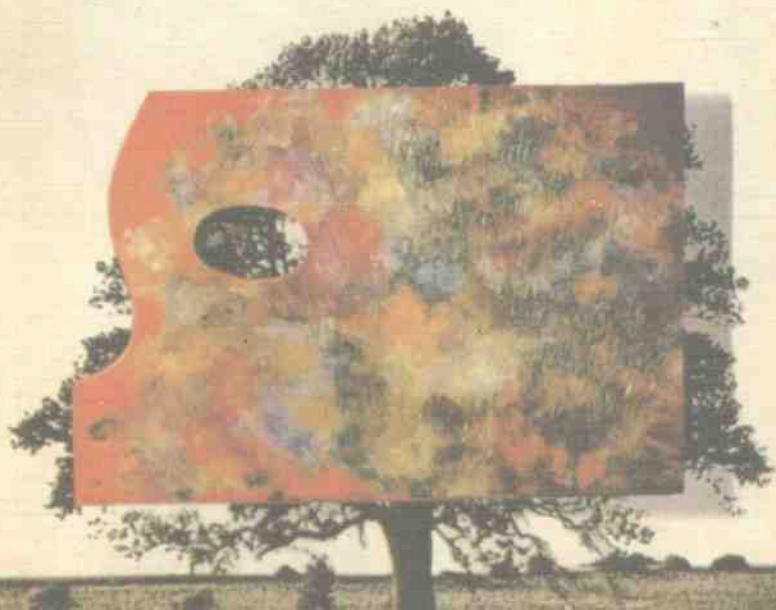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叶梦选编

346

画家散文



画家散文

XSLC
81516

叶 梦 选编 / 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画 家 散 文

叶 梦 选编

责任编辑:朱树诚 龚湘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9

字数:403,000 印数:5,001—11,000

ISBN7-5404-1750-1

I·1395 定价:23.5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: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:410004)

- 1 齐白石 从雕花匠到画匠
- 6 刘海粟 漫论郁达夫
- 16 潘天寿 谈谈吴昌硕先生
- 23 李苦禅 写鹰随感录
- 26 孙福熙 红海上的一幕
- 28 孙福熙 今夜月
- 31 丰子恺 四轩柱
- 37 丰子恺 谈自己的画
- 46 丰子恺 阿 咪
- 50 万籁鸣 九十二岁非老翁
- 53 傅抱石 北京作画记
- 57 常书鸿 从铁马响丁当说起
- 62 胡絮青 老赶不上趟
- 67 酆松臣 永久的怀念
- 71 叶浅予 我的婚恋
- 82 谢稚柳 巴山池上雨，相见已无期
- 86 张乐平 我的“女儿”三毛
- 94 关山月 绘事话童年
- 101 黄苗子 遗 囑
- 105 黄苗子 风雨落花——忆梁白波

目 录

- 114 秦岭云 喝 茶
- 116 廖冰兄 预立遗嘱放言
- 120 赖少其 站铁笼的第一天
- 126 潘絮兹 我和佛教文化的因缘
- 129 郁 风 生死之间
- 135 郁 风 伟大幽灵之屋
- 140 丁 聪 答读者问
- 148 韩尚义 酒文化
- 151 韩尚义 爱马及戏，快事哉
- 154 张 仃 大匠之门——齐白石
- 163 王 琦 访巴比松画家故居
- 168 方 成 “鼠味餐厅”议
- 171 陈从周 含泪中的微笑——记陆小曼画山水卷
- 175 沈柔坚 黄山恋
- 179 吴冠中 霜叶吐血红——自己的心路历程
- 185 吴冠中 杂记狂人
- 187 马 得 画戏之乐
- 190 贺友直 自以为是
- 195 贺友直 五色笔一束
- 200 黄永玉 米修士，你在哪里呀——怀廖冰兄

207	黄永玉	往事和散宜生诗集	001
218	王愍山	不辞日暮重抖擞	003
227	陈白一	我的童年	005
233	王乃壮	喜购《巴黎岁月》	006
235	韩 羽	忆童年听书	007
238	韩 羽	书斋谈猫	008
242	毕克官	捡瓷片	009
247	晁 楣	养花纪事	010
251	赵宗藻	木石缘	011
254	林 凡	愍山三昧	012
262	蒋采苹	生命的辉煌	013
266	陆宗铎	我爱杂技	014
271	朱乃正	难园之梦	015
273	李宝林	超脱 清寂 平和——悼思聪	016
277	韩美林	为伊憔悴	017
279	郑 爽	我爱阳光与花朵	018
282	李 健	再忆清华园	019
287	范 曾	风从哪里来	020
292	黄 珂	林义铮先生印象	021
295	广 军	实与巧·真老虎·神童	022

目 录

- 300 戴敦邦 魅大猫咪
- 304 周思聪 访日随笔
- 311 姜 坤 山坳里的梦
- 317 钟增亚 抄·炒·钞
- 325 郑小娟 我的绿洲
- 328 唐小禾 金字塔的晨昏
- 336 谢春彦 独异之玉 独异之美——三度空间之外的黄派艺术
- 340 杜 炜 月夜昙花
- 343 萧沛苍 钟以勤先生
- 349 陈雅丹 一面面小镜子
- 352 陈雅丹 南极美术日记（节选）
- 358 陈 行 自言自语
- 364 陈 行 可知的精灵
- 367 林 壖 狗
- 371 林 壖 猴 子
- 373 杨福音 由红菜苔想起
- 375 杨福音 长沙·渌口·醴陵
- 379 苏 华 海味·杂饼·狗爪豆
- 384 刘勉怡 巴黎拾思
- 393 张青渠 西游小记

- 398 王为政 归来正是月圆时
- 407 王小明 葱煎土豆
- 409 陈逸飞 一位老人，学者和前辈
- 412 蔡 皋 致友人
- 418 潘公凯 飘散了的记忆——回忆父亲潘天寿
- 429 王孟奇 高卧斋闲话
- 434 朱国荣 虔诚而匆匆的朝圣
- 441 卢延光 百女图遐想
- 444 陈永锵 且说我的娱乐
- 447 罗 丹 火 龙
- 453 罗 丹 血色花瓣
- 459 谢丽芳 牛头壁挂
- 463 陈巽如 蛊婆婆、蛇和八月节
- 475 贺 旭 读肖像
- 478 陈明大 笨鸟先飞——记父亲二三事
- 486 应天齐 梦的世界——《西递村系列》创作探幽
- 499 吕胜中 真仙境 艺术超越物质世界之外
- 506 黄阿忠 周庄之夜
- 508 颜新元 蟋蟀的歌
- 512 石 果 石丹画花

目 录

- 515 巴 荒 古格日记（节选）
- 525 朱训德 故里夜话
- 529 邹建平 爱之殉道者：忧郁的张晓刚
- 537 赵心琴 八 爷
- 540 杨清泉 装饰画的情韵
- 543 王彦萍 听音乐说画
- 547 谭根雄 没落的太阳是土红的
- 551 陈云岗 西安的秋蚊
- 555 苏小华 病妈妈
- 559 李路明 安静的米罗
- 564 祝 昆 夕阳——我创作的缘起
- 568 陈小奇 生命断想
- 571 张春和 寻找绿太阳（节选）
- 578 曹香滨 心灵的祭坛
- 581 潘 纓 漂泊与回家
- 585 向 京 在地铁
- 590 次仁拉姆 一个西藏女绘画者的随笔
- 593 杨燕来 小记父亲

齐白石(1864—1957)男，汉族，湖南湘潭人。擅长书画，篆刻及书画艺术理论。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主席团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。1953年被中央文化部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。

从雕花匠到画匠

齐白石

光绪十五年(己丑·1889)，我二十七岁，过了年，我仍到赖家堍去做活。有一天，我正在雕花，赖家的人来叫我，说：“寿三爷来了，要见见你！”我想“这有什么事呢？”但又不能不去。见了寿三爷，我照家乡规矩，叫了他一声“三相公”。寿三爷倒也挺客气，对我说：“我是常到你们杏子坞去的，你的邻居马家，是我的亲戚，常说起你：人很聪明，又能用功。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，从没有见到过，今天在这里遇上了，我也看到你的画了，很可以造就！”又问我：“家里有什么人？读过书没有？”还问我：“愿不愿再读读书，学学画？”我一一回答，最后说：“读书学画，我是很愿意，只是家里穷，书也读不起，画也学不起。”寿三爷说：“那怕什么？你要有志气，可以一面读书学画，一面靠卖画养家，也能对付得过去。你如愿意的话，等这里的活做完了，就到我家来谈

谈！”我看他对我很诚恳，也就答应了。

这位寿三爷，名叫胡自倬，号叫沁园，又号汉槎，性情很慷慨，喜欢交朋友，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。他自己能汉隶，会画工笔花鸟草虫，做诗也做得很清丽。他家附近，有个藕花池，他的书房就取名“藕花吟馆”，时常邀集朋友，在内举行诗会，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，说是：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。”他们韶塘胡姓，原是有名的财主，但是寿三爷这一房，因为他提倡风雅，素广交游，景况并不太富裕，可见他的人品，确是很高的。我在赖家塋完工之后，回家说了情形，就到韶塘胡家。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，到的人很多，寿三爷听说我到了，很高兴，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，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。这位老夫子，名叫陈作塋，号叫少蕃，是上田冲的人，学问很好，湘潭的名士。吃饭的时候，寿三爷又问我：“你如愿意读书的话，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！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？”我说：“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，就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寿三爷拦住了我，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就卖画养家！你的画，可以卖出钱来，别担忧！”我说：“只怕我岁数大了，来不及。”寿三爷又说：“你是读过三字经的！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。你今年二十七岁，何不学学苏老泉呢？”陈老夫子也接着说：“你如果愿意读书，我不收你的学俸钱。”同席的人都说：“读书拜陈老夫子，学画拜寿三爷，拜了这两位老师，还怕不能成名！”我说：“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，我是感激不尽。”寿三爷说：“别三相公了！以后就叫我老师吧！”当下，就决定了。吃过了午饭，按照老规矩，先拜了孔夫子，再就拜了胡陈二位，做我的老师。

我拜师之后，就在胡家住下，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，给我取了一个名字，单名叫做“璜”，又取了个号，叫作“濒生”。因为我住家与白石铺相近，又取了个别号，叫做“白石山人”，预备题画所用。少蕃师对我说：“你来读书，不比小孩子上蒙馆，也不是考秀才赶科举的，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，你就去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吧！这部书，雅俗共赏，从浅的说，入门很容易，从深的说，也可以钻研下去，俗语常说，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做，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诗的一道，本是易学难工，你能专心用功，一定很有成就。常言道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又道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天下的事难不难，就看你的有心没心了！”

从那天起，我就读《唐诗三百首》了。我小时候读过《千家诗》，几乎全部都能背出来，读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，读得很有味。只是我识字不多，有很多生字，不容易记熟，我想起一个笨法子，用同音的字，注在书面下端的后面，温习的时候，一看就认得了。这种法子，我们家乡叫作“白眼字”，初上学的人，常有这么做的。过了两个来月，少蕃师问我：“读熟几首了？”我说：“差不多都读熟了。”他有些不信，随意抽问几首，我都一字不遗的背了出来。他说：“你的天份，真了不起！”实在说来，是他的教法好，讲了读、读了背、背了写，循序而进，所以读熟一首，就明白一首的意思，这样既不会忘掉，又懂得好处在哪里。《唐诗三百首》读完之后，接着读了《孟子》。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，看看《聊斋志异》一类的小说，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，我觉得这样的读书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。

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，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，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。沁园师常对我说：“石要瘦，树要曲，鸟要活，手要熟。立意、布局、用笔、设色，式式要有法度，处处要合规矩，才能画成一幅好画。”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，叫我仔细观摹。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，叫我跟他学画山水。这位谭先生，单名一个“溥”字，别号瓮塘居士，是他的朋友。我常常画了画，拿给沁园师看，他都给我题上了诗。他还对我说：“你学学做诗吧！光会画，不会做诗，总是美中不足。”那时正是三月天气，藕花吟馆前面，牡丹盛开。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，赏花赋诗，他也叫我加入。我放大了胆子，做了一首七绝，交了上去，恐怕做得太不像样，给人笑话，心里有些跳动。沁园师看了，却面带笑容，点着头说：“做得还不错！有寄托。”说着，又念道：“莫羨牡丹称富贵，却输梨橘有餘甘。这两句不但意思好，十三谭的甘字韵，也押得很稳。”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，大家看了，都说：“溥生是有聪明笔路的，别看他根基差，却有性灵。诗有别才，一点儿不错！”

这一炮，居然放响，是我料想不到的。从此，我摸索得了做诗的诀窍，常常做了，向两位老师请教。当时常在一起的，除了姓胡的几个人，其余都是胡家的亲戚，一共有十几个人，只有我一人，不是胡家的亲故。他们倒都跟我处得很好，他们大部分是财主人家的子弟，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，比我的家景，总要强上十倍，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，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，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那年7月11日，春君生了个男孩，这是我们的长子，取名良元，号叫伯邦，又号子贞。我在胡家，读书学画，有吃有住，

心境安适得很，眼界也广阔多了，只是想起了家里光景决不能像在胡家认识的一般朋友的胸无牵挂。干雕花手艺，本是很费事的，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，把身子困住了，别的事就不能再做。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。可以自在地，有闲暇就画，没闲暇就罢。画起来，也比雕花省事得多，就觉得沁园所说的“卖画养家”这句话，确实是既方便，又实惠。

那时照相还没盛行，画像这一行手艺，生意是很好的。画像，我们家乡叫做描容，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。有钱的人，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玩玩，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，留作纪念。我从萧尧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，学会了这行手艺，还没有给人画过，听说画像的收入，比画别的来得多，就想开始干这一行了。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，到处给我吹嘘，韶塘附近一带的人，都来请我去画，一开始，生意就很不错，每画一个像，他们送我二两银子，价码不算太大，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，往往在画像之外，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、袖套、鞋样之类，甚至叫我画幅中堂，画堂屏条，算是白饶，好在这些东西，我随便画上几笔，倒也并不十分费事。我们湘潭风俗，新丧之家，妇女们穿的孝衣，都把袖头翻起，画上些花样，算做装饰。这种零碎玩艺儿，更是画遗容时必须附带着画的，我也总是照办了。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，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，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，人家都说，这是我的一项绝技。人家叫我画细的，送我四两银子，从此就作为定例。我觉得画像挣的钱，比雕花多，而且还省事，因此，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，改了行，专做画匠了。

刘海粟 男，1896年3月生，江苏武进人，著名画家。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。

漫论郁达夫

刘海粟

六十年来，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时，颇有分歧；至于他的文学才能，则无人怀疑。

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，又不善于说长道短，出于友情，容易偏爱，加上作家、画家所业不同，其中甘苦，不尽相通，只能抒发一点不着边际的外行话，向大家请教。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，则应仰仗于评论家、文学史家和读者群。

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，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，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。当然，爱国者不等于白璧无瑕。金无足赤，达夫亦非完人。在他感到报国无门，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，有牢骚、有抱怨、有叹息、有软弱、有彷徨、有感伤、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，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。他憎恨无爱的人生，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。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

愤和惶惑，大喊过爱的饥饿，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，反抗冷漠、愚昧、狡诈、贫困的旧时代。他从不同流合污，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，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，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。然而，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，走向坚实。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，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，写下过悲壮的悼诗：

斑白犹存稚子心，人间名利一尘轻；

今朝痛觉诗人梦，血奠神州头作樽！

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。至于那些咒骂他“品质恶劣，作风浪漫，不足以为人师”的政客，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、认贼作父的汉奸、吮痂舐痔的帮闲、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、随波逐流的变色龙，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入遗忘深渊；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，则砥柱中流，知音倍增。历史无情又有情，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？

达夫很真诚，也坦率得惊人。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，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；当热血流入砚中，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，让绅士们的伪饰、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，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，暴跳如雷。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，结缘终身。朋友们关切注视着他，也为他感到不安。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人受害，在亡友中，达夫可算第一位。

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，是变态心理的产物。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，有些情调不尽健康。我们不应漠视，也不应夸大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

著作要被束之高阁。

达夫笃于友情，和沫若相交几十年，他们自称为“孤竹君二子”。在小阁楼上，在风起云涌的广州，相濡以沫，人所共知。他对鲁迅的认识，高于同辈人很多。1936年底，他在日文刊物《改造》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：

鲁迅的小说，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，更高一步。至于他的随笔杂感，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，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，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，谈锋之犀利，文笔之简洁，比喻之巧妙等，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，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。当我们见到局部时，他见到的却是全面。……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，除了读《鲁迅全集》以外，别无捷径。

达夫酷爱自由，仇恨压迫与剥削；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，却是一个很彻底的民主使者。在南洋，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“左联”的关系：“替穷人说话是我的素愿。‘左联’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，尤其是鲁迅，我们之间无话不谈。他和‘左联’的关系，是由我做的媒介。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，所以‘左联’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。不管人怎么议论，我不辩解，而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，做得并不少。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，心中踏实得多。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。鲁迅去世，我说过：‘鲁迅的灵柩，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，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。’‘夜阴’和‘新月’指的什么是很清楚的……”1939年11月，他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捐款一事奔波，并在自己编